演山集

一五

演山集卷五十六

宋 黄裳 撰

雜說

[illegible]為同闕[illegible]散同闕 冒天下之道

闕[illegible]闕[illegible]冒天下之道不足以闕

[illegible]道為天

名物[illegible]後[illegible]然[illegible]中生法[illegible]求長育有器建立有法

老者入死故窮則變少者出生故變則通往來不窮新

文淵閣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典者道之降則者典之降法者則之降易之道至於為書亦已粗矣然而不言法則何也以易而示他經則其為書猶主於道焉禮以世法為主詩以人情為主書以時務為主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言易所以為道其出入以度至既有典常言易所以為書易之為書有道存焉故以同民患則有濟天下之仁以前民用則有周萬物之智不可遠也尊之如父親之如母其入以度使內知懼則雖入無保如有輔翼之者其出以度使外知懼

與物同為始終有餘不足夫何故也易有所與故也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謂仁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謂道復之初九一陽來復之時萬物歸根之地其冥也焉明之藏為物之復始其罔也為有之舍為物之資始以人言之則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仁以天言之則有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道道與仁相為左右道與物相為得喪六四與初為應從道者也上六迷復徇物而往者也

貌言視聽思五者君以仁民者也雨暘燠寒風五者天以生物者也是故肅乂哲謀聖五物之時若之狂僭豫急蒙五物之常若之聖人之治天下無狂而能肅無僭而能乂無豫而能哲無急而能謀無蒙而能聖是故五物未嘗極備而亦未嘗極無數或有之聖人能以五事裁其有餘成其不足易曰裁成天地之道則成能乎其中矣輔相天地之宜則成位乎其中矣

舜以禹臯陶為已憂故臣作朕股肱耳目特以命禹股

肱喜哉元首起哉特以諭臯陶夫禹臯陶與舜為一體者而舜或失之則一體𤸃矣為已憂也不亦大乎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為惟辟作福言之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為惟辟作威言之好惡不作公生明曳曠之中遂無萬物之累故言其無滯礙則曰王道蕩蕩言其無險戹則曰王道平平言其無邪枉則曰王道正直遵王之道則有作福之仁遵王之路則有作威之義會而歸之以立有極之本散而行之以致有極之用方其

乃來為其質有所受力有所致故也高宗之學暨厥終罔顯豈非志之所在有所未遜歟故高宗之命說曰爾惟訓於朕志說之訓高宗曰惟學遜志

學之序能辨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辨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志於道則無累志於仁則無惡

伏羲唐堯周公無成與虧者同乎道也有成與虧者異乎法也可異者法而已矣道不可異也荀卿以道過三

為時積時而為歲有生類不能逃此五行之數有生有成有奇有偶有盛有衰有清有濁或相制或相順或有餘或不足有生之類食息嚬笑上下小大不能逃此言其道也或居乎小人或居乎君子言其位也或居乎上或居乎下言其分也或居乎富貴或居乎貧賤言其情也或居乎厚或居乎薄安其所居不相乖異此天相之也五典以叙五禮以秩其為彜也始終之不可窮其為倫也先後之不可亂然而九疇之類初一曰五行非人

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乎郊特牲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貴之也天子之於諸侯為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王官也令百姓皆具樂美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為褻待百官以少則爲簡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焉

不矜而莊人之道也不言而信天之道也不厲而威神之道也

致民力而望地利可必也致地利而望天時不可必也天時之運豐登中下未始有常先王以耕計積以仞計用以驌計食非其恪人以自養也為國備天時之變則以耕計積為民應天時之變則以驌計食

司稼一年之上不出斂法則其取財有義廪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則其用財有禮天時之變其所生者弗盛而國之所積厚焉其所取者弗多而君之所用殺焉

六刑為六行而設造言亂民之刑為六刑而設六行之

數不明造言者亂之也六行之俗不成亂民者害之也孟賁之不動心也以力告子之不動心也以言孟子之不動心也以德有力者不必有言故孟賁之勇衆力能勝之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告子之勇衆辯能勝之孟子之勇不可為衆舉天下之辯窮天下之力未有能屈之者孟賁告子區區言力之間何足道哉而公孫丑以孟子過孟賁遠矣將欲賢孟子不知其實卑之也此孟子所以言告子先我不動心者以鄙公孫丑之言歟告子

先我不動心且未足以為貴則雖過孟賁遠矣何足以進我哉

北宮黝之勇知用其氣而已不及自守孟施舍之勇知守其氣而已不及自反知用其氣則養之無所在故曰北宮黝之養勇知守其氣則養之有所在故曰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孟施舍量敵慮勝與夫自反相似視不勝猶勝與千萬人吾往矣相似北宮黝惡聲至必反之與夫不可者拒之相似二子之勇皆不及是故曰未知其

孰賢北宮黝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此使於區區之氣者孟施舍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此使於區區之智者量敵慮勝能慮人矣不能慮已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且不能慮人而况於已乎然而皆末耳本之則無如之何及之有知居之有仁行之有義此曾子所以為勇之大者直在人曲在我則褐寬博吾不惴焉曲在人直在我則雖千萬人吾往矣

心志之君也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體氣之寓也人

之氣時發於心君無志以將之則趨蹶而已君子嘗使其氣次志之所至志之所至為之限而氣不得以過之過其所至則猶新生之犢猖狂妄行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莫之知辟者衆矣君將有為也任志而用之帥將有行也任氣而用之持其志者心為之君而已

以北宫黝用其氣言之則孟施舍量敵慮勝為守約以曾子自反言之則孟施舍量敵適足以為守氣曾子自反乃真守約也言孟施舍守約所以抑北宫黝欲其尚

曾子所謂勇故畧子夏曾子之勇孟子之不動心一也

孟子言曾子之勇所以自明言北宮黝之勇所以明孟

賁言孟施舍之勇所以明告子

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不得於言勿以不動求於心

則告子以心本於言矣不得於心勿以不躝求於氣則

告子以氣本於心矣氣之不蹶本於心此固是也然而

心之所本告子之見既已誤矣氣之所本何所恃哉言

屈則心動心動則氣蹶告子之言幸而勝天下之辨則

可矣天下之辨有能勝之者則吿子之心其能不動乎吿子之言所謂不必有德者也夫誰不可勝哉有德則言本於心矣不得於心勿求於言與氣然後其說具矣言與氣之所本者心也心之所本者道也

欲其防氣壹也則曰志至焉氣次焉欲其防志壹也則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存適不通謂之志壹趨蹶則氣之動也流行不通謂之氣壹迷誤則志之動也虛一而靜心之道也任志率氣以應天下之變志壹之患非特其

氣趨蹶也反動其心則中之所主喪矣

言生於心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其所以不知言氣集義所生而告子曰義外也非内也此其所以不善養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豈有他哉以言生於心以義在内而已

復為精氣則合天地之德散為和氣則賛天地之化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以直養而無害者也

至大配道至剛配義無是餒也無是義道為配

君子之氣復於仁生於義空於道有除害之心則怒氣之所生有興利之心則和氣之所生興利除害之心忘則仁守其氣矣

集義所生此孟子之養氣也義襲而取之告子之養氣也慊者自反而足者也告子外義徒行其氣而已能無餒乎中心之所畏言與義衛其外焉此其所恃以不動者也其言不本於德其義不根於性欲使其心不動亦已難矣

演山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五十四

宋 黄裳 撰

雜說

正心誠意者養氣之道也思誠明善者養心之道也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心之所本在言矣心之所本反在乎言則氣何望於心哉不以為無益而舍之是勿忘也不以其不長而揠之是勿助長也

貧賤不憂壽夭不貳此之謂不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不動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

孟賁勇於力曾子勇於義孟子之勇不可為衆合衆之力以抗孟賁之力窮矣

義根於心心本於道故善養氣者其大則配道其剛則配義氣合於神神合於無此配道也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此配義也

道者心之所本心者言氣之所本言本於心故以道接

氣本於心故以道配精神之氣配道者也中和之氣配
義者也告子之心不待不惑之年然後不動心之所本
反在乎言而已告子之言不必有德使知道者心之所
本心者言氣之所本則告子之不動心也豈如是之遽
哉亦愼所學而已
仁者天下之表義者天下之制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
德者仁也則民有所勸故爲天下之表以怨報怨者義
也則民有所懲故爲天下之制有所勸則民知德而不

陷乎惡有所懲則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故報為天下之利夫以仁義表制天下其利如此而況下化而為仁義哉其利不可勝用也主義而言則利在其中焉主利而言非特其利不可必得也義已喪矣義喪而得利則有能奪之者何足計哉

士之見諸侯有二不見諸侯有二我為庶人也不敢往見之我賢也我多聞也不當往見之此所謂不見之有二也為賔於他國不可不見之諸侯之未知我也我欲

行道不得不見之此所謂見之有二也不得不見之權也不可不見之禮也不敢往見之為分也不當就見之為義也是故行禮之際又有不可召之義在其中焉召之役則往役君欲召之則不往此行不敢見之禮其義不可召者也將朝王王使之朝則辭以疾此行不可不見之禮其義不可召者也君子屈身以伸道屈人以從道不遠千里而來屈身以伸道者也如有謀焉則就見之屈人以從道者也仲尼開跡諸侯孟子之見梁惠王

將行道歟是故君子之行止也在我而不在乎人君子之富貴也在道而不在乎物患不得君耳不患其道不行於天下

義徇公利徇私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則無大夫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則無諸侯是故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此征利於上者也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此征利於下者也

先利則人所徇者欲先義則人所徇者道欲無窮也物

不可以必得無窮之欲不可必得之物相逐於外是故不奪不饜及其狥道則求之在我矣不患乎其外夫誰與為奪哉

始作俑者象人而用之於死者不智而不可為也於生者不仁而不可為也故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蓋有仁智之道焉夫象人而用之報施之禍猶至於無後而况率獸食人殺人以政豈特無後之報哉

經始勿亟至於庶民子來則知文王善得民之心麀鹿

末事有終始孟子又懼齊王失所先後而忘其本也既得齊王願輔吾志之説則吾言不瀆矣故次言其所先而後序其政事之類以進焉仁政既行則民有常產矣飽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卒言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仁政之効先言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而後農次之商旅次之孟子後此又言天下之士皆悦而願立於其朝而後商旅次之農次之農序商旅之先者仁政必本於農孟子方與齊王言反其本則農奚可

後哉農序商旅之後者特以前朝後市門闕田野内外近遠爲之序凡爲列國諸侯言之可以序其内外近遠而爲説及言仁政之本以救齊王之所爲則夫緩急先後不可不辨也天之予奪視民民之去就視士蓋夫無常産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王政雖本於農而得士心之所願尤不可後是故農與商旅莫能先者尚志之士窮不失義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者故無常産而有常心養民之政六府外養其形三事内養其心然而先王

雖致三事之所養猶先六府而況後世六府不修而望其民不為放辟邪侈不亦難乎不學之民形能累其心物能累其形物去而形憂物來而形悅茍無常產其心烏有不喪者邪

耕者之受田禾至乎七人未可以受上地然而上地之所養非特七人而已是故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且夫上地之所養至於九人而七人受之者先王制民之產嘗使有餘雖或天時之不幸

不給者有助不足者有補流轉之患非所恤者上等之家生息或過其數又有養焉故曰明君制民之産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養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其此乎然而孟子曰無饑矣中食七人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以言數口之家可也及説齊王則斥言八口之家者孟子之待梁惠也異乎齊宣故曰八口之家足以無饑而可不足以言之孟子之望齊宣也重乎梁惠故曰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而八口未可以言之夫何故

也是心足以王者齊宣王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
梁惠也梁惠由此而充之則不足以事親齊宣由此而
充之則足以保四海梁惠之去齊王不亦遠乎發政所
至亦度其力而已是故孟子說梁惠則曰七十者衣帛
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曲禮曰五
十艾服官政孟子曰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
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然而言老
者則五十與焉言七十者則五十之艾置矣梁惠之不

仁五十者衣帛未可必也七十者得之可矣齊王之仁
衣帛非特七十者爾五十者與焉然而上農夫有食九
人者孟子止於八口尚有意乎上地之所養足以及九
人而周制且有七人受之二人之食以為有餘備其不
足是故孟子之教齊王亦約八口之家而言之八口無
饑在齊王之政已過甚矣尚安敢窮其所養而望之邪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則有餘財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則有餘力然而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仁在父兄之

間八口無饑仁在一家之内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仁義之類遂至親人之親長人之長孟子曰親人之親長人之長而天下平然而既富之後庠序之教奚可廢哉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利之本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善之本也其利不充仰不足以事父母況妻子乎其善不充近不足以事父母況四海乎是故富而教之之術孟子之説諸侯在所先焉雖然利能養善而善亦不可使利勝之後世之利為善之冠而不能為善之

輔者利强於善而已無名之道立為綱常而有六典降為大要而有八則八法之詳則又其降者也有本而無文有體而無用非道之全故治官以成道無待之德以應人而有言以表人而有行無言以應無行以表非德之全故教官以成德不仁也無禮不智也無義禮者節文仁義者也故禮官以成仁內與天同德下與民同患耳以謀之口以命之施於有政然後聖人之道具焉故政官以成聖五刑除害去累故刑官以成義百工明法

顯度故事官以成禮治以道為本教以德為本禮以仁為本政以聖為本刑以義為本事以禮為本

道德仁聖義禮非六典不成治教禮政刑事非六官不舉先王之馭天下以六官為轡以治教禮政刑事為銜勒以萬民為馬

典之為書於虞之時有之則之為書於夏之時有之法之為書於周之時有之庶事之文至周而備是故虞夏名道周兼而用之繁者以法治之簡者以則治之大者

以典治之至於有法其詳至矣後世有作無以復加焉典者立道以為經者也則者明理以為約者也法者行義以為制者也諸侯之於國也有君之道諸侯之於王也有臣之義制節君之道也謹度臣之義也以其制節不以法則治之頒其大常而已都鄙之君在王之畿內無自制者天子賜之八則使之有所揆焉是故八法之治官府言治之用其別有八而八則之治都鄙則言馭而已馭言其治之意治言其馭之事邦國治之大者王

不能自任太宰不得專聽是故治邦國以王為主太宰則佐之而已王者之務所好者要而詳不與焉則八法八則非王所行矣所治者大而小者不與焉則官府都鄙非王所任矣

無窮之務無常之變有求於先王先王以道揆其情與迹則設官府治之先王懼其為累所困而莫之釋也為之八法所以先治之然後責其事百官府至繁於事道之降至詳於法以至詳之法治至煩之事故其能無敗

功其善無癈職
管仲奢晏子儉寧我易曾子戚奢則過分易則不及乎
愛過分而充之則至於無君不及乎愛而充之則至於
無父禮之所本君父而已為君而節奢為父而文易孔
子曰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子賢大夫也而難為
下君子上不偪下下不僭上然而偪下妨俗而已僭上
遂至於無君則禮之本喪矣禮之於戚儉未嘗不為之
節文然節文奢易尤禮之所急

儉之愛物也篤戚之親親也篤禮之所本者也進儉而退戚乃禮之文是故小過之時君子過中而厚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亦以儉戚之篤於愛歟

天下之用皆在儉奢之中喪在易戚之中則聖人何事乎制禮為夫奢者過儉者不及易者不及戚者過然後有禮為之節文雖然禮為奢儉易戚而制儉戚近乎仁奢易近乎不仁狗情故也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易不能親親奢不能愛物仁之端喪矣求為節文豈

可得哉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立於禮成於樂學者之志節文斯二者禮樂之道苟或不仁則節文之者無所用樂之者無所出矣欲遂其志不亦難乎

演山集卷五十四

演山集卷五十五

宋 黄裳 撰

雜説

飲食所以養人而養之過卒以害人而已是故君子養德則慎言語養體則節飲食觀易之頤而放周官之食醫非敢肆也凡齊則放食醫之所眡凡和則放食醫之所多凡會膳食則放食醫之所宜蓋謂五行之用不能相無五行之氣不能無過不及天有四時人有五臟六

腑溫涼之氣陰陽之中寒熱之氣陰陽之盛萬物得溫而生育得暑而長大得涼而収斂得寒而堅實一氣不備則物受其病焉五臟亦然四齊相糜則或養其一臟而遺其四養其一腑而遺其五熱勝而病陰寒勝而病陽夫飲養陽氣則宜以溫食養陰氣則宜以寒固其理也彼務愜適苟從其私不知其實害之不亦賊乎春能發散而収不及焉夏能解緩而堅不及焉秋之氣収斂而不及散冬之氣堅栗而不及耎在人內有腑臟外有

骨肉筋脉感其時氣無不然者一時之氣有所不及先王則過於一味以救之是故春多酸以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散以斂也冬多鹹耎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甘之在内則養脾在外則養肉葢於食醫則養脾於瘍醫則養肉五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歟竅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竅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歟或言四時之氣各欲其強春欲木強夏欲

火强秋欲金强冬欲水强其勢少弱則他氣乗之矣木為火所乗則夏令以行為金所乗則秋令以行為水所乗則冬令以行春之正氣不獲以為生焉五行之病也先王以為五行之於四時如此則萬物之所患將五行之於五臓如此則一身之所患然則五臓之於四時可不以時致其强哉是故食醫之和春多酸則助木而强之庖人致其所制者為之使焉故膳膏香益木之强耳夏多苦所以助火而强之庖人致其所制者為之使焉

故膳膏臊益火之强耳秋多辛其膳膏腥冬多醎其膳
膏羶運四味之所養分於四臓者脾之為物也載四行
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之為物也是故脾土屬也甘土
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强土養脾而後脾能運是
四味以行焉然則五味之用不亦大乎四齊所眡不失
其時矣四和所多不失其節矣牛羊豕犬鴈魚天産也
以為膳者也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産也以為食
者也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

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膳食之宜不可相失食醫則又會其所宜致其所養所宜或失焉則其所養適足以害之耳是故會牛以稌會羊以黍會豕以稷會犬以梁會鴈以麥會魚以苽天産陽也有以宜陰地産陰也有以宜陽是故天産足以養精為氣之母地産足以養形為氣之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養王之欲可謂備矣無禮以節之溺志於嗜欲作陰德以為淫

邪作陽德以為倦怠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心以心累其德則天下致養於王者適足以累之王何以治野人邪凡齊所眂凡和所多凡會所宜節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為物所淫王體常寧不為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養人之欲焉所謂君子者其智足以君國其仁足以子民勞心治人以報野人之所養者也觀王之所養則烏可不為已者以制其欲哉

大者未離乎形者也大而化之因形移易能大能小能

常能變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欲與之合而不可得也是故萬物覩則言聖人者以其能天能地能陰能陽而言之知進退存亡則言聖人者以其能伸能縮能隱能顯而言之

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九五利見九二之大人君臣而並父子而處者也

道無為也故能鼓萬物道無名也故能命萬物能鼓萬

物故有富有之業日盛之德成象之乾効法之坤知來之占通變之事不測之神能命萬物故大業自其富有而謂之盛德自其日新而謂之易自其生生而謂之乾自其成象而謂之坤自其効法而謂之占自其極數而謂之事自其通變而謂之神自其不測而謂之富有之謂大業通變之謂事則皆顯諸仁之類神也妙此而已道無不為也故能鼓萬物道無為也故能不與聖人同憂天法道故有所成地法天故有所形人法地故有所

制乾以造始而成象坤以代終而効法
先行君子之言而後從之誠服君子者也子貢有言矣
未必有德則有愧乎君子矣聖人欲其從君子也且見
君子之言皆有實用非苟言也所以救子貢之弊其言
也無德其從君子也無至誠之心是則子貢之弊歟
四時之運萬物之化無則則失節無儀則失文四時萬
物未有無儀則者使之不亂且亡則在乎聖人成能而
已先王之時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丘萬物得極其高

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豈一日而致哉天保以上
治內釆薇以下治外有禮以致中有樂以致和中以裁
成和以輔相然後三者之詩作矣儀則道理以為文者
也庚則道理以為則者也一陽之氣妊於壬始於亥徹
於癸生於子長於甲達於乙盛於丙陽之用事至此極
矣長極則成盛極則衰盈極則消生極則斂無衰無殺
無消無斂則夫化生之道幾乎熄矣是故一陰之生至
丁而復陽成則四時用事左陽也所以助殺陰作成物

至巳而成焉則陽旣事矣故至庚而更之更則不拘續則不窮萬物由是芸芸而作寂寂而復故者將新因者斯革是故以辛承庚則有更新之意以壬承辛則有復始之意往來出入不可窮盡夫是之謂萬物得由其道揚子曰庚斷甲義斷仁夫春無秋不能成物仁無義不能立道木無金不能制器素問曰水火者陰陽之證兆金木者生成之終始蓋有金為之終則有木為之始終始之相因猶東西之不可相無也然則庚之為天則也

至矣物之去來或者窮之則其勢不能爲高其體不能爲大崇丘言地之聚而高者也又有中焉由庚之後萬物藏於冥舍於罔然後長於甲盛於丙以至戊巳而成就焉斯有聚而高之意高大之物高者由庚而能下大者由庚而能小作者無妄行者無過斯有高而中之意然而高大之極豈可亂哉由庚則通由儀則和形色有類名分有等高下異勢小大定位禽獸有群草木有立相應有聲相求有氣飛者翔潛者躍夫是之謂萬物之

生各得其宜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乾道之於四時自甲而化生由庚而變入天地之自然萬物循理而來循理而往性無不善萬物無暴命無不幸萬物無怨是故太和將殆乾道保之太和將乖乾道合之然後性之用足以致利情之體足以致貞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豈非由庚而有則由儀而有文歟是故崇丘之比以其高大而中由儀之賦以其順利而文先王之世事與理協聲與政通崇丘之比

由儀之賦未嘗廢也嘗謂陰陽者五行之道理五行者
陰陽之數器其支為辰其幹為日在天為五氣而有寒
暑燥濕風在地為五行而有金木水火土在人為五性
在物為五類以至五臟之動五志之盛衰五聲五色之
兆數之所授不可逃也然而五行之逆順四時之邪正
萬物之得失報乎人道而已文武之治羣臣宴嘉賓朋
友兄弟故舊師役兼勞之中恩之有仁利之有義待之
有禮結之有信仁不偏愛義不偏物樂在得賢而與之

南陔之孝白華之廉視儀而動徧為爾德故雖魚麗之
盛華黍之豐特富於物已未足以報先王也乃言陰陽
萬物得其道理然後其報至焉天下之衆五志不相傷
五内不相奬五聲以和五色以正五類五宜不耗而育
協應先王之五性顧不美哉厲王之亂不明先王内外
之政天患在性萬物鄙滯而由儀之詩廢春令在秋天
地不革而由庚之詩廢天時人事靜不在道動不在理
諸夏衰禮義熄然後四夷之無禮義得以勝之猶幸宣

王之知務任賢使能山甫得以儀則推而行之天下受其賜矣故其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上以相天下以成物此中興之道也方先王之盛時由庚之詩在南山有臺之後以示得賢然後萬物得由其道焉及其亂也南有嘉魚則後乎由庚南山有臺則後乎崇丘然則厲王之世陰陽不正萬物失其道理豈非後賢至於此哉

樂於獨而不樂於與人樂於少而不樂於與衆非好樂

之甚者樂之實根於人心本於人性其來久矣古人之心與性無以異於今人何獨至於今樂而疑之哉古之民仰足以事父母而無不相見之憂則仁之性遂矣旁足以友於兄弟俯足以養妻子而無離散之戹則義之性遂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先王之樂豈固有他哉文采節奏教民樂斯二者而已矣孟子曰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與少樂樂王固知其非與人

樂樂王固知其是而王樂於少而不樂與人者持其私
狗安佚為之蔽耳孟子所以為王陳民之憂喜而告之
鼓樂田獵與民同樂則王樂於獨少則亡書曰有一於
此未或不亡以其禽荒嗜音不與民同樂而已王者之
道固非迂遠而難為也使民聞其聲音見其田獵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
樂也何以能田獵也則王之道存焉使民仰足以事父
母而無不相見之憂旁足以友於兄弟俯足以養妻子

而無離散之厄遂其仁義之實則古樂之道存焉

仁者求巳之盡故能以大事小智者度巳之盡故能以小事大仁者有道故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智者有命故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不以物累我不以我累道所謂有道也非仁莫能得之不以物累我而物忘故無求不以我累道而我忘故無對兩忘之中兼愛無心是故天下雖欲忘我而不可得也其無求也民自歸之書曰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其無對也民自服之詩

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是所以保天下分有貴賤時有窮達不以卑犯尊不以弱勝强所謂有命也非智莫能及之在上則畏天之威在我則强於為善是所以保其國以卑陵尊則犯天之威以弱勝强則犯人之威未有能保其國者也

王好勇也孟子不闢之以仁則曰王請大之而已王好貨也孟子不闢之以義王好色也孟子不闢之以德王好令樂也孟子不闢之以古樂則曰與百姓同之而已

勇也利也色也聲也四者人情之所同好為政之道本其情而為之斯善為政者也而人情之所同者今王之所獨孟子解其所獨之蔽而同之於天下上不逆王之情則可以售吾之言下不違民之情則可以善王之政兩得之矣於勇也大之則仁在其中馬於色也與百姓同之則德在其中馬於貨也與百姓同之則義在其中馬於今樂也與百姓同之則古樂之用在其中馬旨深哉

演山集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五十六　　宋　黄裳　撰

雜說

不得而非其上者無命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無義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之曰有人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孟子非王之獨樂示吾非為乎不得而非之也非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王之道也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是以不求之而已樂以天

下而民與之偕生憂以天下而民與之偕死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神無方易無體一陰一陽謂之道聖人以道體常以神
易盡變言道在神易之後者以其攝用歟莊老之言道
也合神與易而言之似惑其說此後之學者所以猶新
生之犢猖狂而趨未知其所定止也
象之所可及者聖人能範之數之所能窮者聖人能圍
之天地之化在乎象數之中者也過則絕物惟其不過

此所以曲成萬物

物也天地也鬼神也通乎一氣物者氣之聚鬼神者氣之散道之用幽為鬼神顯為物大為天地天地萬物未嘗相離也鬼神其能離天地乎是故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幽不違乎鬼神大不違乎天地此智所以周萬物

物生則魂藏魂遊則物變蓋惟精氣散而弗聚無所管攝此魂所以遊

繼之者善而道有用成之者性而道有體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以其成之者性

樂之從也宏人為廣博樂之純也移人為易良得詩之情則温柔得詩之性則敦厚

吾無為也有為者理而已矣是故時不勞其事事不勞其形形不勞其生

衆人萬物役之賢人五行役之世人為物逆旅物為聖人逆旅萬物為道一偏衆人為萬物一偏

任理而得利天之利也行義而得利人之利也此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動也遺之有志焉之為虛空之為澄徹以至乎無遺然後善之

所學至於窮理則絶之所得至於盡性則壹之精者天德之至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精之至也

與仁同功者或利而行之或畏罪而行之其情不同則同功者非誠仁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者利仁者

懼其有害焉吾知其不能也强仁者懼其有刑焉吾知其不能也則同過者誠仁矣其仁可知也與仁同過者其周公歟一人而已

寛柔以教不偏於强不報無道不偏於弱故中立而不倚

聖人不生亦不死故其生曰神其死亦曰神聖人之道視之弗見聽之弗聞故聖人曰盛德鬼神亦曰盛德

雨露既濡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

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萬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萬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

萬物出於一入於一出入之中坤元用六以成之乾元用九以終之非特終之也又使復出於一壯者不則之以老老者不則之以死天地之道豈能無窮哉則者天

理以為約者也

六功之臣約在宗彝記在簡策先王以為未足也銘書於大常頒賞於鄉錫燕於堂先王以為未足也祭於大烝蓋謂無王之道也無以辟四方無國之體也無以容萬民無民無與守邦無事無與應物無治無以興利無戰無以戡亂予有臣焉由國功而充之上達於王則使民遷善遠罪而莫知為之者於是乎勲立由國功而推之下達於民則通其變使民不倦於是乎庸立勲庸功之

大者上之於王則通乎神下之於民則通乎義不可以有加焉勞之為功內則勞心以應事外則勞力以集事辟草萊任土地有能於力而已未必勞心多筭勝少筭負有數於心而已未必勞力使王足以有臨使國足以有容民足與守事足與應治足與富戰足與安則予咎臣何敢略哉論譔其功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然後盡其心焉

大常之用王屬天下而役之天下視王而從之者也屬

天下而役之天下視王而從之在乎法天而體道日月為常法天而體道者也以祀也則以天道交之以討也則以天道正之以朝諸侯也則以天道臨之以紀成績也則以天道明之以教治兵也則以天道威之然而大常之於六功不然而已當其天下視而從之六功在其上焉孰不知吾臣之有才吾臣之有德以至於是哉此固先王之意也春享主於祠夏享主於禴有物存焉未足以言物也物成於秋享則嘗物而已至冬而大進內

盡志矣外盡物矣此烝所以為大焉然而冬享則謂之大烝其猶冬教則言大閱歟先王謂以六功配四時之享則失之太數配三年之禘則失之太疎祭於大烝其節不疎其儀不略報功之至也顯明之中使與日月齊光與人知之幽暗之中使與先王偕榮與神知之顧不盛歟以勞定國國功也法施於民民功也以死勤事事功也能植百穀治功存焉能扞大患戰功存焉周公之功非羣臣所能為故特賜之以重祭周公之功非萬世

所能𧰼故特祀之以大禘一烝之報未之盡也

商周之王嘗稱其前人與我先王胥及逸勤服勞王室其見銘書者以勵其後則曰厥有成績紀於大常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其言從享者以勵其後則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然則六功之後有能出力以就功名以衛王室茲實有激焉梁之修之唐之韋挺見祫於十月遂以大烝附會於五載四時之烝三年之禘皆弗

近郊圭田在焉遠郊二十而三賞田在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采地在焉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則卿以下食其半矣士有士田矣又有稍食卿以下有采地矣又有圭田則亦何事於賞地哉先王以為不賞無以進功則三之一食得於常禄之外何歟於下地哉然而三等之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賞地之賦二十而三不亦異乎蓋頒於六功則賦自六功而上矣非八家所助焉

先王以德報之則有三之一食以義取之則有二十而三之稅地之所受已次乎中等之家國之所取已重乎近郊之稅可以已矣則夫加田無國正也不亦宜乎征之正之歸諸受田之家而已加田無國正也不為過優以其有三之一食不為過薄以其有圭田采邑

五等之封或食者半或食者三之一或四之一其不食者山川之餘則食附庸焉然而賞地三之一食則以美惡之地而差之封建之地其食之者三之一則以尊卑

之爵多寡之禄差之
先王賞六功之臣則内有六鄉之地禄五等之君則外
有三等之土其地與民足以共貢賦備役作賓客祭祀
之用稱其作德而已是故王朝之臣列土之君位不期
驕禄不期侈去驕以恭去侈以儉無以徼幸作僞而為
淫恣者先王之賞不亦仁乎漢興初定高祖論功行賞
裂土而與之鎮服新造之天下以功而侯百有餘人王
者八國其始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及其民歸

戶息大侯或至四萬戶者小者倍馬漢莫之制子孫驕
佚淫㢋大者不庭小者不軌其賞實資之齊兼五侯之
地魯衛之封各四百里自非太公之功魯衛之親且有
盛德不以賜焉然而周之制內則有六鄉之地以進六
功外有三等之土以封四國安得而不議哉
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失素問曰夏傷
暑其病在秋為痎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為咳嗽此自養
之失月令曰孟秋行夏令則民多瘧疾此感四時之邪

氣先王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成之不能
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疾瘍之醫所以養萬民之
疾為之禮義之政所以裁成其時氣而又為之膳膏齊
和使嘗放馬所以維持其五臟六腑仁民之政也
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故疾醫死終則各書
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瘇瘍潰瘍内作之疾也金瘍折瘍外作之疾也古之治
病移精變氣祝由而已移精變氣自内治之故不假毒

藥祝由自外治之故不假針砭後世淳樸散懷易為邪
氣所乘是故先王養之治之備矣以神治之則有祝由
以物治之則有毒藥以人治之則有針砭按蹻愚衆之
流賊天理窮人欲而有是疾焉恃祝以去之則妄矣拘
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恃祝以去之拘於鬼神者也
取民有義而接我無禮以其所取有義而受之則失已
於苟矣是可以豕交者也且自辱焉取民無義而接我
有禮以其所取無義而却之則失已於介矣是蚓而後

充其操者也且傷人焉聖人之於諸侯也恕其取民之無義取其接我之有禮交我之有道弗却而受之不失已於苟亦不失已於介不侮人亦不自辱

諸侯取其所有而過者也盜則取非其所有而已接我以禮交我以道猶弗受之受之適足以自汙却之不足以侮人然而萬章引諸侯之不義而與盜者比不亦甚乎

似喪其偶故能無對有偶而物我辨矣然而有齊物之

道者不必喪其偶而後能齊之似喪其偶而已有偶而能齊之真齊物者也

如槁木則忘形如死灰則忘心有心故有形有形故有我有我故有物物我兩立而是非好惡不可以勝計也齊物之道喪矣心如死灰子綦所以喪形形如槁木子綦所以喪我我且喪矣而彼鳥能以長短小大計我哉道與我相為得喪者也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污其形之不齊

大木百圍之穴竅以風而虛以風而滿以風而鳴以風而嘿而風以大塊而濟以大塊而起風能役乎衆竅者也聲之動靜且不能自有之況衆竅之虛實乎猶有待乎風則累於形者其去道遠矣爲大塊者無實無虛以其無形無鳴無嘿以其無聲故能役氣而感其形